

論京劇之星宿文化呈現 ——以「雲台二十八將」為中心

方嘉好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戲曲學報第二十九期
抽印本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er
June 2023*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出版

論京劇之星宿文化呈現——以「雲台二十八將」為中心

方嘉好*

摘要

在人類長遠的歷史裡頭，「星宿」概念不單應用於自然科學，更橫跨政治、社會、人文等多方領域，發揮其影響意義。本文積極關注星宿傳說與民間戲曲之間的交流關係，在眾多星宿傳說故事當中，選擇「雲台二十八將星宿」作為觀察對象，並以「京劇劇本之星宿文化呈現」為題，整理「雲台二十八將」相關劇目集中研討，試推「雲台二十八將上應星宿」的發展脈絡，並借「雲台二十八將星宿」一說探索星宿文化中的諸多意涵，從星宿傳說到民間讖緯，從星占之學到天命思想，從星象分野到人事政治，均充分進行討論，或可體現星宿文化之於人類生命社會的價值意義。通過客觀角度，於動亂故事類型之劇目加以延伸，更細緻地思考星宿文化與劇目故事的構成問題。

關鍵詞：《東漢演義》、雲台二十八將、二十八宿、京劇、星宿文化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Discuss on Constellation Culture in Peking Opera ——Centere on “Yuntai 28 General”

Fang, Chia-Yu*

Abstract

In the long history of mankind, the concept of “constellation” is not only applied to natural sciences, but also across various fields such as politics, society, and humanities, exerting its influence. This article pays attention to the exchang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ellation Legends and Folk Drama. Among the many Constellation Legends, I choose “Yuntai 28 General” as the object of observation, and take “Constellation culture in Peking Opera” as the title. Collect and discuss about “Yuntai 28 General” related repertoire, try to push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Yuntai 28 General Constellation”, and use the theory of “Yuntai 28 General Constellation” to explore many aspects of Constellation Culture meaning. From legends of Constellation to folk Chenn-Weei, from astrology to thoughts of destiny, from division of astrology to personnel and politics, all are fully discussed, which may reflect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onstellation Culture to human life and society. From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it is extended to the repertoire of the turbulent story, and more detailed considere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nstellation Culture and the story of the repertoire.

Keyword : “*The Romance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Yuntai 28 General, Er-Shih-Ba- Su, Peking Opera, Constellation Culture

*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ster’s student

論京劇之星宿文化呈現——以「雲台二十八將」為中心

方嘉好

前言

「二十八宿」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的重要概念，作為天文學的發展象徵，其早於周代初期即已確立。《漢書·藝文志》：「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¹中國古代天文學，不單是觀測紀錄「宇宙天體的運動變化」，更與「人事關係」產生連結歸納，像是發展星占理論預測各種異常事變，對古代政治形成指導作用²，或運用星命學推斷命運吉凶禍福，實質縮短知識及應用上的距離。

伴隨時代思想風氣之輔成，星象學在人類社會受到極大關注³，凝聚為中國傳統的星宿文化，並且觸發民間的浪漫想像，如「董永與七仙女」、「牛郎織女」一類的中國文化經典故事，即為星宿神化、人格化之體現，其故事起源還可回溯至原始信仰與星辰崇拜；或有星宿神將傳說故事，多少反映人民的英雄崇拜心理，「青龍四出世」、「白虎三投唐」便屬開國英雄星君化之表現；舉凡《鏡花緣》、《西遊記》、《水滸傳》、《封神演義》等作，皆存以星宿

-
1.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頁1765。
 2. 中國的星占理論立基於「天人合一」的思想意涵，將天「人格化」，認為天是有意志的，也就有所謂「天命」、「天意」之稱。星象為古代帝王之術，首先為王朝服務，「天命轉移」的概念被用以穩固政權的統治權威，星占家需要根據天象竭力證明本朝受到天命眷顧。而天象顯現異變，則是「天」對人間政治舉措失當的反映，具有警示意味，可視為「天」對於政治的指導原則。參見江曉原：《中國星占學類型分析》（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3月），頁11-17。
 3. 隨著星象觀測的進步，二十八宿體系逐步完善，以及陰陽五行學說的合流，星象學於春秋戰國時期取得充分發展，呈現一派蓬勃氣象。而後漢代承繼發揚，將前代成果完整保留、再次確立專職天文官制度、有關著作大量產出、應用於政治舉措參考……，這些事實說明了當時思想文化對於星象學的高度重視。漢代受天命論星象學影響深遠，社會環境動盪，更助長信從星象以應時務決策的思潮風氣。參見劉詔軍：《神秘的星象》（臺北：書泉出版社，1994年1月），頁18+22+29-30。

神話入題、將星宿文化作為取材對象的客觀事實，研究中國文學之星宿文化者，普遍把握上述材料加以發揮。⁴

綜觀學界當前於傳統戲曲領域、並關涉星宿主題之專論「寥若晨星」，僅見臺灣王安祈〈「星宿謫凡、本命顯形」在京劇的意義與位置——以薛仁貴、薛平貴、趙匡胤、楊家將等名劇為主要觀察〉、王顥瑞〈《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二十八星宿若干問題初探〉二篇⁵，大陸於敏〈傳統戲曲臉譜中二十八星宿圖形探析〉、馬玢〈星宿齊聚·紫微歸天——淺議譚元壽版〈太廟〉〉、傅學斌〈漫談《偶虹室秘藏臉譜》中的二十八星宿〉三篇⁶，雖朝向文物、文化、演出等面向多方發散，卻因研究總量而顯得稀薄，有待學者持續投入、切磋激盪。

經由文獻回顧啟發，筆者選擇「京劇之星宿文化呈現」作為中心主軸，尋覓適宜的討論對象。《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列傳》言及「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⁷「雲台二十八將上應星宿」一說，正是民間星宿神話的積極表現，東漢光武帝劉秀麾下的開國功臣紛紛化為星將，滿足人們對於帝

4. 相關研究論文舉例：郭芷彤：〈《水滸傳》中的星占話語〉，《水滸爭鳴（第十八輯）》（2020年7月），頁188-193。王毅、范新陽：〈《西遊記》「東方七宿」星宿異名詞考釋〉，《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2018年6月），頁29-34。賈學鴻：〈《詩經》政治批判詩對先秦星象觀的吸納與解構——試析《小雅·大東》的星象描寫〉，《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2018年1月），頁16-24。戴偉華：〈《離騷》「女媧」為女星宿名的文化詮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2015年1月），頁1-9。韓林：〈《鏡花緣》中武則天星象「心月狐」小考〉，《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2014年3月），頁37-42。

5. 王安祈：〈「星宿謫凡、本命顯形」在京劇的意義與位置——以薛仁貴、薛平貴、趙匡胤、楊家將等名劇為主要觀察〉，《戲劇研究》2017年第19期（2017年1月），頁51-82。王顥瑞：〈《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二十八星宿若干問題初探〉，《有鳳初鳴年刊》2010年第6期（2010年10月），頁69-79。

6. 於敏：〈傳統戲曲臉譜中二十八星宿圖形探析〉，《文化產業》2020年第36期（2020年12月），頁31-34。馬玢：〈星宿齊聚·紫微歸天——淺議譚元壽版《太廟》〉，《中國京劇》2018年第9期（2018年9月），頁88-89。傅學斌：〈漫談《偶虹室秘藏臉譜》中的二十八星宿〉，《中國京劇》2004年第5期（2004年5月），頁26+55。

7. [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新陸書局，1964年1月），卷52，列傳第12〈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列傳〉，頁403。

國開朝英雄的無限遐想。鑒於此說既可映照古時就「天人之間」（天象與人事）的假想詮釋，呼應民間星宿文化的傳播影響與發展，又能符合論述條件需要，於中國文學星宿文化研究方面實現開展目的，單對京劇劇本討論而言，也是相當新穎的題材，故而聚焦於相關東漢故事戲、其他提及「雲台二十八將星宿」、牽涉星宿文化背景之劇目進行集中研討。

本文預設「雲台二十八將星宿之說」、「星宿文化視域下的『雲台二十八將』京劇觀察」、「動亂故事類型的星宿文化構成」三節，企圖經由星宿觀點討論「雲台二十八將」在京劇當中的形成與定位，觀察星宿文化與戲曲的交流碰撞，呈現民間星宿文化豐富的特色內涵。

二、雲台二十八將星宿之說

歷代勾勒光武中興，不見得每每提示「功臣」與「星宿」之聯繫，但俗文學作品幾乎都承認，或者說有意識地設想：在這場恢復漢室的征伐當中，這批跟隨劉秀轉戰南北的精兵猛將，就是二十八宿下凡保漢滅莽，有名「雲台二十八將」。

元代講史話本《三國志平話》，是與小說戲曲有關、具體點出「雲台功臣星宿」的重要文本，平話故事「除以正史為據外，也雜采如史書注文、野史、傳說之類，加以編纂，使其更富於傳奇色彩」⁸，雖屬民間技藝，非正統文學而日漸散佚，編輯剪裁的水準也未必高明⁹，總歸保留了民間流傳盛行的樣貌。「如今光武皇帝即位，宰相兼有二十八宿四斗侯為將帥輔從。光武是紫微大帝」的說法¹⁰，指引我們看見正史關懷之於「星宿」的強調，並且提供在講史與新

8. 佚名：《三國志平話》，收入鍾兆華著：《元刊全相平話五種校注》（四川：巴蜀書社，1990年2月），頁2。

9. 參見同前註，頁3。

10. 「八人奏曰：『陛下知王莽之罪？藥酒鴆殺平帝，誅了子嬰，害了皇后；淨其宮室，殺了宮娥勿知其數。如此之罪。後建新室，做皇帝，字巨君，在十八年。後有南陽鄧州白水村劉秀起義，破其王

編之間，忖思假想幅寬的一種視點。

「雲台功臣星宿」一說的背景襯托，宋賢有詩贊¹¹，史官有長篇古風一首，歷論三代而上以迄於漢：

堪嗟世代興廢，猶如日月盈虧。水流東去復西歸，誰識源頭兩字？葉落根還在土，花開子結應遲。人生得志且隨時，莫逐塵飛浪起。粵自三皇五帝，傳來虞夏商周。道微德降是春秋，君鼎王綱解紐。戰國權臣遊說，秦皇蠶食諸侯，東周六國一齊休。威震華夷九有，指望萬年為帝，豈知二世而休。陳涉、張耳起徒囚，天下英雄輻輳。楚漢兩相仇，畢竟鹿死誰手？歷年二百帝神州，莽賊蠶謀鳩幼。白水真人已降，二十八將同投。天心厭亂十八秋，滅莽誅夷草寇。光武艱關百戰，嚴陵決策運籌。天心有意屬炎劉，社稷鍾管如舊。中興東漢灑前羞，二百餘年之久。請將史鑑細推求，方信吾言不謬。¹²

國朝革命動亂，劉秀即天下真主一說甚囂塵上，傳聞劉秀為紫微帝星降凡，又得二十八宿諸星輔佐，論儀表「身長七尺三寸，美髯眉，大口隆准，卻是漢朝龍種，比眾不同」¹³，曾經不只一人替劉秀看命，相其帝王九五之尊，示之當為天子。¹⁴《東漢演義》有數則關於劉秀發跡以前的記事，提到了民間方相術

莽，復奪天下，把王莽廢了，見在交舍院中。如今光武皇帝即位，宰相兼有二十八宿四斗侯為將帥輔從。光武是紫微大帝。」同前註，頁372。

11. 「擾攘干戈動八方，只因莽賊殺君王。黎庶倒懸塗炭苦，皇陵侵毀骨魂殃。二十八宿臨凡世，九五飛龍兆漢陽。莽賊已諸群盜翦，太平無事盡開顏。」〔明〕黃化字：《兩漢開國中興傳誌》，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冊3，頁1487。
12. 同前註，頁1491-1492。
13. 蔡東藩：《後漢演義》（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5月），頁31。
14. 「仙長曰：『願求尊命先看，後占卜筮。』文叔遂將八字付與。仙長推罷，大笑曰：『果應我今日之兆也。』文叔問曰：『有何兆焉？』答曰：『吾今日卜占一卦，應天子臨門。觀此八字，真帝王之命。』」甄偉、謝詔編著：《東西漢演義》（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7月），頁515。「良視之乃親侄也，姓劉，名秀，表字文叔，狀貌非俗，隱然大君之相，乃景帝長沙定王劉發之後，劉欽之子，年九歲。蘇獻領兵誅滅劉氏，逼欽夫妻投井而死，文叔獨奔迷路，禱祝穹蒼，得一黑鴉前引來至白水村。劉良養之，勤力農事，所居之室，常有紅光紫霧，園麥豐秀，禾生兩穗。嘗有相之者曰：『他日必居九五之位。』」〔明〕黃化字：《兩漢開國中興傳誌》，頁1318-1319。「秀

士為其作卜，方法或觀星象，或觀面相，也論光武「聚同二十八將，乃二十八宿，並南北諸星，悉會於是。」¹⁵可與「白水真人已降，二十八將同投」相照。其中「天心厭亂十八秋」、「天心有意屬炎劉」二句，充分展現古時人們對於「天」此一概念的認知與詮釋，「天」是經人格化的，且具有情緒意志。於是在天命論的基礎上，「天意所指」的想法被完全接受採納，上天垂象也轉譯作為天的「發言表態」，甚至可憑所觀之象預見未來的發展動向。古人認為「天」至高無上、至公無私，人間世事如何安排定奪均有其理，出於對「未知」本身的好奇，人人都想窺探天意，徵得天命支持，向著天穹投射個人冀望、勾勒理想，是真情流露而不自覺的自然反應。所謂傳聞演繹，其實能很大程度地表露整體社會的思想內涵與群體意識。

回論民間傳聞劉秀真主之題，有子陵卜興復漢室事：

子陵問禹曰：「文叔此來，有何意也？」禹曰：「特求吾師處求發一課，問取興復漢室之事，命運若何？」子陵曰：「吾尚記得文叔八字，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細將八字推算。謂文叔曰：「真帝王之命也。二十一歲小旺，至三十歲上大旺，富貴不小。依此命決，則三年之內，大成發跡。」¹⁶

時天色已晚，子陵謂文叔曰：「今夜天氣清朗，吾與主公同玩星斗。」文叔即隨。是夜，君臣五人同上子陵釣魚之臺，各立方位。子陵指示紫微帝星，言與文叔，後有二十八宿跟護。文叔曰：「吾往長安而去，則

有一姊，曾適新野人鄧晨，彼此誼關郎舅，時相往來。一日邀秀至穰人蔡少公家，適值賓朋滿座，敘談朝事，晨與秀都是後生，幸得少公招呼，參坐末席。少公素習圖讖，與大眾述及讖語道：『將來劉秀當為天子！』座中有一人起問道：『莫非就是國師劉秀麼？』原來莽臣劉歆，也嘗究心讖緯，依著讖文，故意改名為秀，回應上文。所以座客聞少公言，還道是秀為國師，容易得為天子，故有是問。少公尚未及答，但聽末座上笑聲忽起，接說一語道：『怎見得不是僕呢？』大眾聞聲瞠著，乃是劉秀發言，都不禁哄堂大笑。誰知果然是他。秀揚長趨出，晨亦告退。」蔡東藩：《後漢演義》，頁31。

15. 甄偉、謝詔編著：《東西漢演義》，頁593。

16. 同前註，頁495-496。

此星若何如耶？」子陵曰：「主公若去，眾星亦護同往，豈有拋離也哉？」文叔曰：「恐生不測，將何為治？」子陵曰：「無妨，主公既疑，可厭此星而去。」¹⁷

東漢流行各種方術之學，「乃起自王莽居攝元年，終於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共二百一十五年，專門『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以顯天戒，明王事焉』」。¹⁸星占作為其中最受重視的一門學術，持續影響人類社會很長一段時間。星占以「天意」為高，所論為天人之奧秘，是人與天意相接的神聖途徑，方術之士潛心鑽研此學，負責傳達天意、解釋天意。見內文所呈，子陵夜觀帝星朗朗，細推劉秀生辰八字¹⁹，直指其「真帝王之命也」，示紫微帝星有二十八宿相隨，推解劉秀將得賢士良將收服天下，是以星象推命之展現，指證其為天命之依歸。此則資料直接顯示星占活動與文化生活的融合，人們熱衷於談論天文星象，對於星占結果深信不疑。

細觀王豐瞻見紫微隱現事：

一日王豐奏曰：「臣夜觀乾象，紫微隱隱出現，後引二十八宿四聖曜諸星降臨凡世，與我主爭取天下。」莽曰：「出在何方？」豐曰：「見在東南方雙女宮下。」有詩曰：「王莽面謀漢室傾，皇天特降紫微星。諸星列曜相扶佐，再立炎劉二百春。」²⁰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地域。」²¹帝王經常藉由觀測天象，來確認王權持續穩固，以及天命的認可，天上與地域對應的概念被指出，某些特殊的天文徵兆，甚至代表王權的轉移，使新王朝被賦予合法性，

17. 甄偉、謝詔編著：《東西漢演義》，頁497。

18. 江曉原：《中國星占學類型分析》，頁163。

19. 子陵占卜一事，參見〔明〕黃化宇：《兩漢開國中興傳誌》，頁1323-1326。

20. 同前註，頁1316-1317。

21.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27，〈天官書〉，頁1342。

進而引發重大政治事件。莽臣當中即有能解天象之才²²，上呈預得之象，顯出紫微居正，揭示天命的轉移。古人借助天象窺察天道，不僅應用於政治目的，為統治者服務，也兼具教化作用，形成某種道德規範，約束其行為活動。若想長久保有天道，則不可與天悖離，王莽涉權攬政，幾失大半民心，「皇天特降紫微星」，天意繼而支持劉主，指示諸星相隨，有史官同詩憑佐²³，民間演義勾勒功將現出星宿本相²⁴。

《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引劉秀分封二十八位功臣之事：「司馬肅為後漢光武設朝，登九五之位，雲台二十八宿詔宣闕下」²⁵，一一登載二十八位功臣的星宿神名和官職、封號（功臣之次同錄於《東漢演義評》、《兩漢開國中興傳誌》等，詳參附錄）。²⁶ 廖奔舉今本《後漢書》中的三十卷志尚系司馬彪手筆，指「司馬肅」疑為「司馬彪」之誤，又言雲台乃東漢洛陽宮台名，並稱「『二十八宿』云云，則是按圖讖之說，比附二十八位功臣皆系星宿臨凡。」²⁷ 圖讖於東漢相當流行，多為預言或隱語，與王者受命徵驗有關，廖氏所言未必是空穴來風。

讖緯學實為亂世人民之精神依托，其「被轉變為與上古天神（天或上帝）信仰有關的星宿的一部份，這些天神能通過在天空展示『象』或『文』來給人

22. 「宛人李守，曾為莽宗卿師，素好星歷讖紀，嘗私語子通道：『劉氏不久當興，李氏必將為輔。』」蔡東藩：《後漢演義》，頁31。

23. 「王（莽）欲將劉氏傾，皇天降下紫微星。七四星君扶聖主，炎劉從此後（復）中興。王郎邯鄲起戰爭，肖（蕭）王河北聚雄兵。農民豈有君王福，攪亂慌慌庶不寧。手提寶劍渡春秋，宛城起意（義）聚諸侯（侯）。暗巡河北王郎子，赤眉同（銅）馬一時休。四斗星君來取（趙）主，二十八將盡封侯（侯）。六載苦戰平天下，漢寶（室）江山復姓劉。」廖奔：《宋元戲曲文物與民俗》（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年），〈《迎神賽社禮節傳簿》箋釋〉，頁378。

24. 「文叔見二將頭上各現本像，岑彭尾火虎，姚期井木犴，乃自思曰：『子陵曾言，二十八宿助吾興漢，今岑彭終不肯順，奈何服之？待吾拽起雕弓，射其本像，看取若何！』遂搭上一箭，正中左膀。其虎奔東而去，岑彭亦敗回走。文叔歎曰：『真乃天象也。』」甄偉、謝詔編著：《東西漢演義》，頁533。

25. 廖奔：《宋元戲曲文物與民俗》，頁374。《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稱「漢本正傳」，即按《後漢書》正傳之說云云。

26. 同前註，頁374-376。

27. 同前註，頁374。

神秘的啟示、干預人間事物」²⁸，且能補正史文獻之不足。「雲台二十八將上應星宿」一說，似於此背景下而生。「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漢代中期的讖緯也含有對相同的天象觀測的可辨別出的敘述，儘管有一條規律，即它們通常存在著為了與當時的徵兆觀念相一致而作偽的痕跡。」²⁹追隨劉秀的群體愈加膨脹、勢不可擋，無論為政治謀略與否，民心所趨推其上位是既成事實。

由此試推，「雲台二十八將上應星宿」，最初很可能是由素好星歷讖紀、卜卦相命的術人方士，透過公開分享個人讖緯結果，在坊間引起熱烈討論，遂逐漸定型完整。社會動盪當中，「聖主降世救民」之傳言極易發酵，雲台二十八將「大抵真主定世，一時承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理應然也。」³⁰是世俗自然發展形成，而非當朝宮廷史官所主掌。《東漢演義》記明帝追憶前世功臣畫像於南宮雲台一事³¹，直稱二十八將即二十八宿³²，然未詳加說明，列將之次也未冠星宿神名，星宿配將或為補增之作有待存疑。縱然所言為實，也不足以闡明其說提出一定早於民間，更無法排除由民間上升官方的可能性。因無相關資料可供考證脈絡發展，提出者及時間點皆不明朗，不知官方、民間孰先孰後，與影響交錯之關係，故仍為假說，非能斷言。天降列宿臨凡救世，其

28. 班大為著，徐鳳先譯：《中國上古史實揭秘——天文考古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天命的宇宙——政治背景〉，頁223。

29. 同前註，頁222。

30. [清]清遠道人：《東漢演義評》，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第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冊5，頁2435-2436。

31. 畫像雲台又有光武軍事一說。參見[明]黃化宇：《兩漢開國中興傳誌》，頁1487-1488。

32. 「卻說明帝追感前世功臣不已，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台，所謂二十八宿是也。其外又畫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依其本第，列之於左，以志名臣列將之次云：太傅高密侯鄧禹、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大司馬廣平侯吳漢、河南尹阜成侯王梁、左將軍膠東侯賈復、瑯邪太守祝阿侯陳俊、建威大將軍好時候耿弇、驃騎大將軍參蓮侯杜茂、執金吾雍奴侯寇恂、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徵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左曹合肥侯堅鐔、徵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徵虜將軍潁陽侯祭遵、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右將軍槐里侯萬修、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太常靈壽侯邳彤、衛尉安成侯銚期、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大司空固始侯李通、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大司空安豐侯竇融、驃騎將軍慎侯劉隆、太傅宣德侯卓茂。」[清]清遠道人：《東漢演義評》，頁2436-2438。

實不僅「雲台二十八將」一例，「隋末二十八路反王」³³、「兀顏二十八宿將」³⁴也都是民間演義小說戲劇慣用的模式手法，中興二十八將是否真為星宿轉世難以證實，然此說流傳甚廣，足顯其民間地位。

三、星宿文化視域下的「雲台二十八將」京劇觀察

京劇中有關「雲台二十八將」的東漢故事戲，計有《鬼神莊》、《斬經堂》、《棘陽關》、《取洛陽》、《飛叉陣》、《收邳彤》、《白蟒台》、《戰蒲關》、《草橋關》、《上天台》、《打金磚》、《探五陽》、《新莽闖》等劇目，其多有異名，故事主述可大致分為兩條脈絡，一為功臣改暗投明共扶漢邦，一為功臣個人故事。筆者觀察，「雲台二十八將上應星宿」一說，在上述圍繞於「東漢開國功臣」的劇目，實未能直接體現，不過經由星宿文化概念進行摸索，仍可窺見其中所反映之民間讖緯與星宿觀點。留心劇目述開國事，然功臣卻未盡數寫入，遂編製「登場之雲台二十八將」簡表，以便後文參照。

-
33. 「那李密開成了河，自去覆旨，自此天下反者甚多，且將最厲害者說明。『瓦崗程咬金稱混世魔王 相州高談聖稱白御王 蘇州沈法興稱上梁王 山後劉武周稱定陽王 濟寧王溥稱知世王 濟南唐壁稱濟南王 湖廣雷大鵬稱楚王 江陵蕭銑稱大梁王 河北李子通稱壽州王 魯州徐元朗稱淨秦王 武林李執稱淨梁王 楚州高士達稱楚越王 明州張稱金稱齊王 幽州鐵木耳稱北漢王 夏州高士遠稱夏明王 沙陀羅于突厥稱英王 陳州吳可宣稱勇南王 曹州孟海公稱宋義王』共有十八路反王。還有六十四處烟塵，為首的是杜伏威、張善相、薛舉，其餘按下不表。」〔清〕鴛湖漁叟校訂：《說唐演義》（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2月），頁183-184。「普天下起兵戈六十四處，十八家稱帝號虎鬥龍爭。」〔明〕澹圃主人編次，清修居士參訂：《大唐秦王詞話》，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8，頁1184。
34. 「那兀顏光整點就十一曜大將，二十八宿將軍，引起大隊軍馬精兵二十餘萬，傾國而起，奉請郎主御駕親征。有古風一篇為證：『羊角風旋天地黑，黃沙漠漠雲陰澀。契丹兵動山岳摧，萬里乾坤皆失色。狂嘶駿馬坐胡兒，躍溪超嶺流星馳。攬槍發光天狗吠，迷離毒霧奔群魑。寶雕弓斃烏龍脊，雪刀霜刀映寒日。萬片霞光錦帶旗，千池荷葉青毡笠。胡笳齊和天山歌，鼓聲震起白駱駝。番王左右持繡斧，統軍前後揮金戈。繡斧金戈勢相亞，打圍一路無禾稼。海青放起鴻鵠愁，豹子鳴時神鬼怕。幽州城下如沸波，連營列騎精兵多。罡星天遣除妖祿，紛紛宿曜如予何。』」〔元〕施耐庵、〔明〕羅貫中著，李泉、張永鑫校注：《水滸全傳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10月），冊3，頁1421-1424。

劇目	登場之雲台二十八將
《鬼神莊》	鄧禹、姚期
《斬經堂》	吳漢 ³⁵
《棘陽關》	鄧禹、吳漢、賈復、岑彭、馬武、杜茂、姚期、王霸
《取洛陽》	鄧禹、吳漢、岑彭、馬武、杜茂、姚期
《飛叉陣》	鄧禹、耿弇、岑彭、馮異、馬武、杜茂、姚期
《收邳彤》	鄧禹、吳漢、岑彭、馬武、姚期、萬修 ³⁶ 、邳彤
《白蟒台》	鄧禹、岑彭、馬武、杜茂 ³⁷ 、姚期、邳彤
《戰蒲關》	王霸
《草橋關》	岑彭、馬武、杜茂、姚期
《上天台》	姚期
《新莽闡》	鄧禹、吳漢、岑彭、馮翼、景丹、馬武、王霸、邳彤

(一) 星象分野之印證與反例

古代占星具有「天上人間」的思維觀念，認為天上某一區域與地上某一區域存在著對應關係，會相互影響，因而劃分星野，發展分野理論體系，將地上州國與天上星區逐一匹配，以星象變化解釋該地的人事命運。³⁸「由於中國地域很大，只有在具體劃分地域界線之後，才能使一定的星象、星變具體落實到一定的人事。」³⁹這種占星方法，即屬星象分野之內涵。《新莽闡》提及王豐代莽主解釋天象，言漢室已出「東南方雙女宮」，看似隨意揮灑，實則有所本依，

35. 吳漢：版本差異，有作吳漢，有作吳漢、馬成。

36. 萬修：故事當中以王莽之將身分戰死，但雲台二十八將列次可見其名。

37. 杜茂：版本差異，有版作杜茂，有版改杜茂作吳漢。

38. 參見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1月），頁106-107。

39. 劉文英：《星占與夢占》（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年12月），頁88。

值得一究：

王莽：「昨日鳳凰來儀，侵犯帝位，不知主何吉凶，眾卿有何見解？」
 王豐：「臣啟萬歲：臣夜觀天象，見眾星交雜，紫微光耀，後引二十八宿、四聖、九曜眾星，俱臨北闕。主漢室宗支與我主爭取天下。鳳凰之兆，亦在於此。」王莽：「如此怪異！但不知漢室宗支現在何方？」王豐：「現在東南方雙女宮下上林。雙女宮乃是楚地，依此相斷，漢室帝王已生南陽地界矣。」蘇獻：「臣啟萬歲：今之天下已非漢室所有，縱有妖星犯闕，何足憂懼？陛下何不仿效御駕遊歷故事？料無不應。」⁴⁰

中國古代分野體系具有諸多的形式，可呈現分野觀的發展進程與不同意涵。根據「十二次分野」之形式內容⁴¹，鶉尾為十二星次之一，與十二辰相配為巳，與二十八宿相配為翼、軫兩宿，分野主楚，屬荊州。鶉尾又名雙女，王豐言「雙女乃是楚地」，是與星象分野相符。《兩漢開國中興傳誌》記王豐稱「雙女分野今屬唐鄧州」⁴²，相傳河南南陽鄧州白水村為劉秀故里，此地舊時屬楚地，「紫微出於雙女」一說，是有指劉秀及其出身。此戲（《新莽闖》）以王莽「掛榜招賢開科場，五陽舉子保君王」⁴³作為背景設定，前因是預見天意歸漢，且於觀天象星辰一段更清楚指出眾星「俱臨北闕」，並作「漢室帝王已生南陽地界」之斷，特意增補了細節處理，又於鞏固王莽政權的前提下，將劉秀扣上「妖星犯闕」的帽子，這些編寫設計因為添加了星宿色彩，而更具故事性。王豐「夜觀天象」一段，觸發王莽積極招才攬賢之舉，進而引發岑彭、馬武的恩怨糾葛，經此一筆，關於二人的情感關係，便得以進行更多的情節開展。

40.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編纂：《京劇傳統劇本匯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年10月），卷5，《新莽闖》，頁180。

41. 東漢鄭玄所揭示的「十二次分野」，實際上是二十八宿恆星分野的不同表現形式，可根據十二次與二十八宿的對應關係將此分野形式進行還原，其內容詳見原書。參見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頁111-112。

42. 「莽又問曰：『雙女分野屬何州郡？』豐曰：『正應楚地，今屬唐鄧州是也。』」〔明〕黃化宇：《兩漢開國中興傳誌》，頁1317。

43.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編纂：《京劇傳統劇本匯編》，卷5，《新莽闖》，頁180。

星象分野之印證，竊以為同見於功臣受封地域與星宿的配置關係，然此部分在戲曲當中並未獲得實現。考察「東漢開國功臣」劇目中登場之雲台二十八將約莫十三位，其中僅吳漢、馬武、姚期、杜茂、邳彤五位有明顯提及出身、鎮地或官封⁴⁴，又獨馬武、姚期、杜茂時屬劉秀陣營⁴⁵，故就此三人進行析察。

《取洛陽》提到馬武曾於太行山落草⁴⁶，根據「二十八星宿分野」，太行山南段、北段地區分別指向角亢、畢昴二組星宿⁴⁷，皆非馬武之上應星宿（奎），功臣星宿雖說為事後所配，此處依然呈現出身未對應所屬星野的情況。《棘陽關》記馬武封驃騎將軍，世襲泚城牧⁴⁸，然按「雲台功臣星宿官職」一說，馬武其實為捕虜將軍，官封驃騎將軍者另有數人，而「泚城」則因資料不足，不敢斷定地名屬郡，無法延伸探究其星宿分野。

《草橋關》寫姚期奉命鎮守草橋⁴⁹，劉秀因思念功臣，調取姚期回朝伴駕。據趙伯陶考察，草橋關為五代後周所置三關之一，位在今河北高陽縣以西二十里，然東漢時期並無設置草橋關，此關與姚期的聯繫應當屬故事虛構。⁵⁰西漢置高陽縣，屬幽州，根據星野說中各分野與州名、國名的對應關係，草橋關的位置指向尾、箕二宿，而姚期上應「井」宿，分野應在雍州；又《取洛陽》設

-
44. 對大部分戲劇編寫而言，將故事脈絡完整陳述，遠比交代「人物」來得更為重要，當基本條件俱足，能夠合理推動、觸發情節開展，即實現人物要素之存在意義。本文劇目同此，自然不會在功臣本身琢磨太多，所提供的個人資訊也就相當有限。
45. 《白蟒台》提及邳彤鎮守鄖陽關，《斬經堂》提及吳漢值潼關總鎮，但二人當時皆為莽臣身份，其職任非為光武所配，偏離「雲台功臣受封」一題，故不計討論。
46. 「馬武：『主公！岑彭敗陣而歸，元帥不將他斬首，還用好言與他遮蓋。依臣看來，他二人俱降順那王莽，剩臣一人，難保我主江山社稷。臣要告辭還鄉，回到太行山做我那草莽皇帝去了。臣就此別駕了！』」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編纂：《京劇傳統劇本匯編》，卷4，《取洛陽》，頁353。
47. 「而其下鎮襄區，寄角亢之高曜；上出像外，接畢昴之精芒。」參見楊威：《紹熙古澤（一）·太行山賦》，百度百科（<https://reurl.cc/pMlv11>），檢索日期2022年9月25日。
48. 「劉秀：『馬皇兄聽封：今將泚城印信歸你執掌，封你以為驃騎將軍，世襲泚城牧。』」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編纂：《京劇傳統劇本匯編》，卷4，《棘陽關》，頁245。
49. 「姚期：『老夫，伴駕王姚，漢室為臣，奉命鎮守草橋。可恨王郎賊子，約齊各洞苗夷，屢次攻打草橋，被俺父子血戰爭先，才得兩家罷兵停仗。咳！不知何日才能卸甲。正是旌旗電閃遮日月，轅門鼓響震天關。』」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顧曲指南三十集）》（上海：中華圖書館，1915年至1920年），冊6，《草橋關》，頁2-3。
50. 參見趙伯陶：〈一個多甲子的念想——從連闊如先生說《東漢》的草橋關談起〉，騰訊內容開放平台（<https://reurl.cc/XVrxn3>），檢索日期2022年9月24日。

定杜茂出身洛陽⁵¹，屬司州，然杜茂上應「參」宿，分野應在益州。

早期分野是將九天與九州相配，後又有按漢武帝十三州與二十八宿分別匹合，學者運用古天地對應的理論，指出因「地名常變動乃至消失，而用星宿來考察上古地望就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⁵²、「統治階級把受封地的臣侯在分封時歲星所在的星次列為受封地的分野」⁵³。筆者經由考察雲台功臣相關劇目，發現戲曲呈現事實上與傳說內容有所出入，在功臣受封地域與星宿配置的部分，未能將星宿分野之內涵完全落實，同時也側面點出戲曲編設在取用民間素材時並非是直接搬套，仍是保有虛實之間的創作距離。

（二）雲台二十八將歸位

就上述劇目而論，雲台二十八將向劉秀身邊匯集聚攏，大抵不出同一套式，即「妻母捨身成全夫兒報國」，藉由妻母推動個人作出選擇行動，其家室往往比功臣本人更「識得明主」，通過勸說或以命相逼，促使其導向「正軌」。其中不乏有些是迫於現實條件、為照顧家庭而不願出仕的「非自願者」，若為此種情況，其妻母便會主動捨身成全（也有部分為被迫），以激烈手段示勸歸漢，立功定國以慰在天之靈。

《鬼神莊》有鄧禹題詩：「烏鴉反哺是英雄，盡孝何如去盡忠。慈母若能知大義，安邦定國建奇功。」⁵⁴此詩有招聘姚期之意，示請姚母勸子投劉、為國盡忠，姚母通曉事理，自然明白詩中寄寓，當即懸樑自盡，助兒「保明主重

51. 「鄧禹：『將軍無令進帳何事？』杜茂：『元帥命岑彭攻取洛陽，只怕不能取勝！』馬武：『如何？』鄧禹：『你是怎麼知道？』杜茂：『末將乃洛陽人氏，頗知地理。他不但不能取勝，還要損兵折將而歸！』」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編纂：《京劇傳統劇本匯編》，卷4，《取洛陽》，頁347。

52. 劉俊男：〈上古星宿與地域對應之科學性考釋〉，《農業考古》2008年第1期（2008年2月），頁234。

53. 同前註。

54. 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顧曲指南三十集）》，冊25，《劉秀走國》，頁7。

整朝綱」⁵⁵，行動毫不猶疑。此前姚母曾舉「姬光請專諸」之典說姚期，或有預見後事之跡。《斬經堂》中，吳漢之母要求兒子依她三件事，分別為「將幼主劉秀送出潼關四十里，不許加害」⁵⁶、「將帥字旗砍倒，從此不作賊官，永不許上關理事」⁵⁷、「將王莽之女殺來見我」⁵⁸，箇中原因不單國仇，也有家仇。吳漢應諾，卻仍不願接受鄧禹延攬，其因並非是對劉秀存有定見，而是在權衡報效國家與盡孝之間選擇了後者：

聽吾兒之言，為著老身，他不願為官。想老身活在世上，再有幾年，豈不耽誤了國家大事？吾不免助吾兒早早成功立業。⁵⁹

你今投環，分明是絕兒之念，命我扶保漢室，重振大漢山河。⁶⁰

為了斷絕吳漢心中念頭，吳母主動選擇投環，以期兒子能夠再無牽掛，全心投身劉秀陣營、建功立業。其妻王蘭英雖是被逼，心繫「三不足」⁶¹，但最終也為夫捐軀。另有《戰蒲關》可異中求同，事述王霸向妻徐豔貞「提刀借糧」，為保全城池，「將我那愛妾徐豔貞，殺而烹之，犒勞軍民」⁶²，買服人心，同是為夫一方為個人目的向婦討命，口口聲聲道「不忍」，卻是手遞利劍不容推拒。徐氏同樣非為本願，卻主動選擇慷慨就義，相較於抱持「不成為累贅負擔」的想法，「我死不願為節婦，甘心助他做忠臣」⁶³的熟慮深思，更上了一個層次。諷刺的是，王氏、徐氏在此前皆曾向上蒼焚香禱祝、為家人祈願，殊不知對方內心反欲置己於死地。

55. 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願曲指南三十集）》，冊25，《劉秀走國》，頁3。

56. 聆音館主：《戲典》（臺北：第一文化社，1976年2月），第三集，《斬經堂》，頁223。

57. 同前註。

58. 同前註。

59. 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願曲指南三十集）》，冊29，《吳漢殺妻》，頁7。

60. 聆音館主：《戲典》，第三集，《斬經堂》，頁229。

61. 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願曲指南三十集）》，冊29，《吳漢殺妻》，頁6。

62. 同前註，冊3，《戰蒲關》，頁3。

63. 同前註，頁6。

DOI:10.7020/JTCT.202312_(29).0005

上述幾位雲台功將本身對於劉秀沒有抗拒，故能在外力因素消失後果斷投效其部，而另一類將士的回歸途徑就較波折，其「執迷不悟」，需藉「慧眼識才」的母輩出手幫忙才得順利「歸於本位」，其中代表就屬《棘陽關》之岑母：

漢家後起義師招兵聚將，但願得漢室興早滅奸王。我的兒保奸賊癡心妄想，願我兒歸漢家落一個萬古名揚。⁶⁴

幸有劉貴人重整漢室，自南陽起義，攻無不取，戰無不勝，可見漢室氣數未盡。想我兒身為大將，就該應天順人。有道是：「知時務者方為俊傑。」依為娘相勸，趁此機會棄暗投明，扶保漢室，日後不失封侯之位。⁶⁵

漢室再興，岑彭卻不願歸漢，岑母為兒操碎了心，良言規勸依然無動於衷，只得採取「詐城」之計⁶⁶，以險招相逼。岑母能借「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教子⁶⁷，可見其懂得權宜變通，又「應天順人」的天命觀為時代所傾，其言反映了普遍的社會思潮，若非岑母軟硬兼施，此事未必能成。由此可觀，「妻母」角色在雲台功將的投誠之路上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作用。

可試從傳統男女關係切入思考「犧牲女性成就男性」之全忠思想。傳統男女關係極易與「男尊女卑」一詞產生聯結，民間有說以《易經》作解⁶⁸，是倡導人們自然和諧生活的道理，乾坤陰陽各安其位，指男女各司其職，正所謂「男主外女主內」，在農耕社會中的男女關係，最初似是以家庭分工而論。無論其說法詮釋是否「相對正確」，許是經由所見之現象予以理解。然而我們可知，隨戰爭經濟文化的發展、王朝統治在男性霸權的加強，中國傳統婦女地位逐漸壓抑低落，形成數千百年高下尊卑對立的既定觀念。在女子無權的時代，其往往被定位為男性的附庸者，作為陪襯或輔助，甚至可作為財產所有物，進行

64.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編纂：《京劇傳統劇本匯編》，卷4，《棘陽關》，頁249。

65. 同前註，頁250。

66. 參見同前註，頁254。

67. 同前註，頁256。

68. 《周易·繫辭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交易買賣行為。於此背景下，婦女自幼接受「男尊女卑」的教育洗禮，被要求恪守婦道、遵循三從四德的規範，明白自己之於家庭、社會的角色定位，也自然認為這些綱常倫理「合情合理」。褒揚女子「十大美德」等全忠全孝觀，除了時代思想之趨，似乎也有方便統治管理這層含意。傳統男與女是極大的議題，也非本文重心，然「男尊女卑」卻是劇中人延展之全忠思想的一個重要觀察點。個人淺思以為「男尊女卑」最核心之內涵應是「無私」，可藉「家庭對女性犧牲的期待」為證，傳統社會女性離開原生家庭後，進入另一個需要她的家庭，去完成「她」的使命，例如孝順公婆、賢妻良母、相夫教子……，以接受社會的審視。就家庭的角度而言，她們是否應該擁有情感意志和自主意願並不重要，其首要任務在於維持家庭能夠安穩運作下去，這是傳統社會認為婦女之於家庭的價值。因此女性必須為家庭犧牲以達全忠全孝，在家庭面前沒有「個人」，細觀「三從」說得非常明白，即「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女性被迫交出個人權利，將「個人」轉交給「他人」，且「他人」皆是一名男性，如此說來，她們又該如何實現自我價值？於是更加積極奉獻於家庭，以期展示、追尋其個人存在的意義。當犧牲自己成就他人被轉化作為「婦德」，也就導致如劇本中的「妻母」角色，紛紛自動拿出「身先士卒死而後已」的精神反應，表現出婦女在家庭期待的思考、以及試圖從中探尋的自我歸路，而「犧牲女性成就男性」的思想面，也在「妻母捨身成全夫兒報國」的結果中被精確地捕捉。

（三）真龍天子之象

京劇劇目塑造劉秀為真命天子的手法，有以夢兆，有以算卦，有以人言，結合時代流行讖緯的文化特色，襯出濃厚的民間色彩。《劉秀走國》中利用「青龍猛虎盤旋對舞」之夢兆⁶⁹，影射英雄出世，解為「雲龍風虎之象」⁷⁰、「青龍

69. 「為娘昨晚，偶得一兆，見有一青龍，落住我家草堂之上。又一猛虎，與青龍盤旋對舞。那青龍一時，竟將猛虎引出莊外。為娘一時驚醒，遍體汗淋，聽得樵樓，正是三更三點，此夢甚是蹊蹺。不知吉凶禍福，因此煩悶。」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顧曲指南三十集）》，冊25，《劉秀走國》，頁3。

70. 「此夢乃是雲龍風虎之象。想必朝中，出了英雄，扶保真主，共滅莽賊之兆。」同前註。

DOI:10.7020/JTCT.202312_(29).0005

定是劉秀形」⁷¹，立斷應行「扶漢滅莽」之動。《斬經堂》將漢室再起引為「天意」，文言「天上星辰芒拱北，世間無水不朝東」⁷²，是寓明君為天上北斗，得眾星拱之，真主居其位，人臣才能有所依歸，引申世間自有其規律道理，與之相悖者則無法長久承天所眷，暗示王莽亂政終將退場。《飛叉陣》則直呼「人言劉秀是真龍降」⁷³，劉秀真主傳聞既是人盡皆知，顯示民心所歸，此象絕非單一特例，而是獲得普遍認同。《收邳彤》中王莽被逼假托神道請示天意⁷⁴，汙名劉秀反指為寇以固軍心，其中又可端「郊天儀禮」之詳。《草橋關》以「紫氣東來」⁷⁵抬捧劉秀，是融以民間象徵的表現方式，其與《上天台》並提鄧禹扶立漢主，「文憑著鄧先生陰陽有准，武憑著姚皇兄保定乾坤」⁷⁶是論功臣之勞，劉秀明稱「白水村初起首滅了王莽，收二十單八將龍鳳呈祥」⁷⁷，是「二十八將功成雲台」。

值得注意的是，光武劉秀一角存在的用意，似乎單是為了鋪設故事背景、形成故事基本條件、或用以緩衝人物關係之憑藉，其中偶作事件開展觸發，但綜觀其表演空間限縮嚴重，大部分都是對情節無關緊要的台詞，角色沒有戲份得以施展，人物形象也會變得單薄，真正在故事內取得中心地位的，實為功臣而非帝王。

四、動亂故事類型的星宿文化構成

根據「雲台二十八將星宿」一例，可以見得京劇對於「開朝功臣英雄」之

71. 「莫非應了前番夢，青龍定是劉秀形。」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顧曲指南三十集）》，冊25，《劉秀走國》，頁6-7。

72. 聆音館主：《戲典》，第三集，《斬經堂》，頁228。

73. 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顧曲指南三十集）》，冊22，《飛叉陣》，頁3。

74.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編纂：《京劇傳統劇本匯編》，卷5，《收邳彤》，頁83-84。

75. 聆音館主：《戲典》，第一集，《草橋關》，頁558。

76. 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顧曲指南三十集）》，冊6，《上天台》，頁1。

77.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編纂：《京劇傳統劇本匯編》，卷4，《上天台》，頁387。

情事的揣摩處理，在星宿文化方面的思考和取用，有很實際的效果反饋。包含朝代更迭、將士征伐、群雄爭霸等設定，我們大致歸納：星宿元素經常附著於動亂故事類型中，聯合君王、功臣、敵方一眾必要角色，以繁星爛漫點綴，共譜傳奇史詩。一個文化概念的影響，對於戲劇而言絕非短暫片面，它必是貫穿全劇、使作品內涵更加豐富、留下目光印象的主因，下即取京劇劇目加以說明星宿文化是如何將其構成與完善。

首先，天文最初作為帝王之學，僅服務於最高階層，知識被投放在指定範圍，只有一小群人進行討論交流，而我們已知下層民間（如方相術士）也講星命學，不過仍屬部分特定對象，是相對上的少數；再者，這批人為天下實權的擁有者，他們生活的周遭，就是爭權奪勢，充滿心機紛擾，因此這些劇目的背景總是那麼相像，甚至角色也是被經選擇的，已有明確的特質定位。

《五龍門》描繪五代殘唐晉王李克用率部於二虎山交戰梁將王彥章故事（以彙編本為例），其敘石敬瑭、高寶童二人同赴觀星台⁷⁸，察王彥章乃為天河降下擺渡星，並指李嗣源、劉肇基、劉智遠、郭彥威分別為鼉龍星、火龍星、亢金龍、小青龍四位星君降凡，加上老白虎李克用，刻畫「曾記當年發下咒，五龍二虎逼彥章」的情節設計。⁷⁹「五龍逼死王彥章」的故事，正反映民間星宿神話特色。

言王彥章為擺渡星下凡，又有《雙觀星》一劇，然總覽此劇有些不同，其提要交代「此劇事實，係史建唐於布陣之前一夕，私與先鋒高行周，夜往山頂同觀天象。見西北將星墜地，知彥章亡在旦夕，乃歸布陣，卒擒彥章。」⁸⁰為發生於另一時空場域之故事，並且果斷展示「俯觀天象以應人事」的情節，凸顯星宿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內涵。該劇與《鷓子觀星》、《高平關》皆是

78. 「兄長，看今夜月朗星稀，你我同到觀星台，觀看那水賊是何星宿臨凡。」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編纂：《京劇傳統劇本匯編》，卷15，《五龍門》，頁360。

79. 同前註，頁366。

80. 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顧曲指南三十集）》，冊12，《雙觀星》，頁1。

DOI:10.7020/JTCT.202312_(29).0005

寫高行周觀星事，然其基本重複「五龍二虎逼彥章」一題，觀星橋段與《五龍門》相似度高；《鷓子觀星》則以此題為引，敘高行周登觀星台觀看本命星辰，察「火龍星趕上白虎星」⁸¹，下「己命當盡、趙氏必興」之斷⁸²；《高平關》稱高行周善天文，同是見「己星為客星所掩」⁸³，知天意傾趙氏，自己「本當不助他成功，難免五雷之罪」⁸⁴，後又續另段觀星情節⁸⁵，而此劇也將該題（五龍二虎逼彥章）再簡單回溯一番，並有夢兆、看相之情節設計⁸⁶，民間趣味濃厚，整體頗具戲劇加工的藝術痕跡。

筆者發現「藉天象預判星命以佈局規劃人事」的此種星宿觀點，不斷被提及使用於「時局動盪征戰天下」的背景與「觀察打探對方」的情節段落當中，爭權奪勢的過程激烈且可觀，關於謀略間一切的事變轉折、角色互動和情緒反應都能延伸放大，故事可塑性很高。而其中細膩地掌握人物「知己知彼」的微妙心理，能「預」就能「御」，「預知」及「預判」本身已表達積極之意，居主動地位，故能知所停損並從容應對。

在《雍涼關》中，代表蜀漢的諸葛亮與魏主曹睿是屬對立的兩面，魏臣司馬懿提督兵馬坐鎮雍涼，有所牽制諸葛亮，遂出流言計令魏主產生動搖，其中觀星的時間動機即是發生於諸葛亮為解當前天下局勢，上高台觀魏國氣象：

叫人來掌紅燈觀星台上，（上桌子介）又只見南北斗齊發光芒。看北方旺氣盛明星甚亮，只有那司馬星暗淡少光。想必是他一時命不該喪，還須要設奸計另作主張。我這裡下星台且歸大帳，（下桌子轉搖板）且待

81. 張伯謹：《國劇大成》（臺北：中華書局，1969年12月），第8集，《鷓子觀星》，頁168。

82. 參見同前註，頁167。

83. 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顧曲指南三十集）》，冊12，《高平關》，頁1。

84. 「老夫高行周在劉懷王駕前為臣，官拜東魯王之位。只因昨晚夜觀天象，只見赤鬚龍壓定了白虎大堂。想那赤鬚龍，乃是河東匡胤，那白虎乃是老夫本命星君。本當不助他成功，難免五雷之罪。」同前註。

85. 「昨夜晚觀星斗霞光無在，鄭子明老蒼龍降下凡來，叫玄郎寫鄭恩老夫心愛。」同前註，頁7。

86. 參見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編纂：《京劇傳統劇本匯編》，卷15，《高平關》，頁183-184。

那馬謖回便知端詳。⁸⁷

諸葛亮循天星狀態推斷天意，暗暗思忖司馬懿本命未抵星隕之時，其觀星行動是呼應「預」之追求，欲取先機以利後事安排。動亂故事類型中往往都由一至二位被推作「軍師」定位的角色，基於想要確認天意依歸、驗證內心存疑不安之事並予以消除，或者希望能接受指導帶領、提示行事方向建議，故而前赴觀星台視察天意，故事把握「對未知與未來命運的好奇」此一關鍵，將星宿元素恰好地安放於適宜的情節段落中發揮效果。

此劇（《雍涼關》）又錄入另本作「東北方一將星黑暗不亮，一定是司馬懿將星無光。」⁸⁸所謂「將星」的概念，即是一主管權威的神煞，象徵領導統御，凡將星入命之人通常都具備組織才能，受到群體擁護，是有古歌云：「將星（即月將）文武兩皆宜，祿重權高足可知；不作宰臣清要職，便居帥府擁旌旗。」⁸⁹而天上星辰的黯淡、失位甚至殞落，都預示地上某位重要帝將的命運可能會有不好的轉變，這是古代星占學理論的重要概念。人們出於對星和神的崇拜心理，把天上星宿神煞與人的命運相牽，形成中國早期的一種星宿照命觀。包含《胭粉計》（《七星燈》）⁹⁰、《鐵籠山》⁹¹等劇，也都有寫入「將星」、或運用「天上人間」占星思維作「將星欲落」設計，皆不出「藉天象理人事」的星宿文化觀點。《胭粉計》顯然是《葫蘆峪》、《七星燈》二劇連綴的劇本，取材自《三國演義》，其述諸葛亮司馬懿事，《葫蘆峪》截自火燒司馬懿的情節段落，而《七星燈》又名為《孔明求壽》，是諸葛亮禳星求壽的完整過程。當中可見諸葛亮

87. 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顧曲指南）》（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6月），冊8（原冊31），《雍涼關》，頁4。

88.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編纂：《京劇傳統劇本匯編》，卷9，《雍涼關》，頁31。

89. 顏培元：《命理神煞開班秘笈》（苗栗：慧明命名命理研究所，2002年6月），頁12。

90. 「上蒼啊！亮生亂世，隱居隆中，蒙先帝三顧之恩，任後主託孤之重。統眾兵出祁山，討賊不果，將星欲落，陽壽將終，虔誠祝告上蒼，假我數年陽壽，扶持漢室，上報先帝託孤之恩，下免萬民一切之苦，神明在上，鑒我此心！」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編纂：《京劇傳統劇本匯編》，卷8，《胭粉計》，頁382。「老夫昨晚仰觀天象，見北斗昏暗，看來老夫性命休矣。」「昨夜仰觀天象，將星墜下，孔明已死。本帥帶領人馬前去，搶他屍首糧草。」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顧曲指南三十集）》，冊1，《七星燈》，頁2+7。

91. 「昨晚夜觀天象，見將星混亂，今日難免一場鏖戰。」同前註，冊14，《鐵籠山》，頁4。

DOI:10.7020/JTCT.202312_(29).0005

計困司馬懿父子卻「難違天意」，欲將火攻卻遭雨熄，無論是司馬懿掌燈把路引觀北斗，「算就了五丈原諸葛有恙，一霎時叫老夫放下愁腸」⁹²，或諸葛亮搭壇台安燈祝禱拜北斗，「不敢扭天行，為的是我主錦乾坤，拜南斗和北斗賜我陽壽，掌簿官執筆吏留下人情」⁹³，皆是藉自然神星宿尋求指路，並相信命運已定的表現。面對天命，諸葛亮企圖穰星求壽，呈現人類想要掙脫宿命的原始本能，然而魏延打滅本命燈之情節設計，也巧妙地點出「人事終須聽天」的時代思想觀點。《鐵籠山》系司馬昭事，通常有《探營》先演於前，以姜維之軀，歷述蜀漢從先帝創業至諸葛亮歸天之盛衰強弱作了整體背景交代。而《鐵籠山》則述姜維伐魏，司馬昭中計被困鐵籠山，然水道被斷軍心惶惶，魏將郭淮思索當年諸葛亮同遇此險，向天祈禱竟湧出山泉，提議此法不妨一試，結果竟真得天助⁹⁴，此情節安排是對天之崇高性的仰望，並具有戲劇效果；姜維觀測將星立斷戰況膠著的一串連動反射，可見星宿文化之於人們生活的影響，人們日久承襲，已然將其視作一種工具依準，無論是在實際上或是心靈上，都發揮著穩定的力量，緊密地推動人事關係的變化。

結語

「雲台二十八將上應星宿」為民間星宿傳說之積極印證，因為社會動亂背景及天命思想加持，「白水真人已降，二十八將同投」被不斷放大，將劉秀投射為「紫微帝星」並有二十八宿相隨，是有眾功臣即「二十八宿」之說。星宿傳說與民間戲曲的相遇，是相當浪漫神秘且饒有趣味的，就「雲台二十八將」相關劇目而言，京劇劇本其實已很大程度擺脫迷信思想，抹去紫微二十八宿諸星下凡救世的神話色彩，但仍保留民間信從讖緯的文化痕跡，在俗事材料上的

92.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編纂：《京劇傳統劇本匯編》，卷8，《胭粉計》，頁382。

93. 同前註。

94. 「禱告皇天上帝、濟濟等神：『今日帶兵與蜀兵交戰，敗至此山，不想此山無水，三軍大亂，叩求上蒼，賜下甘泉，以救生命。』」「啟都督：『山下泉水湧出。』」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顧曲指南三十集）》，冊14，《鐵籠山》，頁3。

處理充分細緻，並緊密扣合了民間文化，因此包含結合星象分野、星象推命以表現故事背景、塑造雲台二十八將歸位的途徑等，都更加凸顯星宿文化在實際層面的應用。延伸討論動亂故事類型的星宿文化構成，對京劇之星宿文化呈現又再次重新關照，是相當可觀且值得的收穫發現。

附錄

書目所列雲台功臣星宿神名序次表⁹⁵

登載書目 功臣之次	《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	《兩漢開國中興傳誌》	《東漢演義評》 ⁹⁶	《後漢書》 ⁹⁷
1	角木蛟 鄧禹	角木蛟 鄧禹	鄧禹	鄧禹
2	亢金龍 吳漢	亢金龍 吳漢	吳漢	馬成
3	氐土貉 賈復	氐土貉 賈復	賈復	吳漢
4	房日兔 耿耳 (龔)	房日兔 耿耳	耿龔	王梁
5	心月狐 寇恂	心月狐 寇恂	寇恂	賈復
6	尾火虎 岑彭	尾火虎 岑彭	岑彭	陳俊
7	箕水豹 馮翼 (異)	箕水豹 馮異	馮異	耿龔
8	斗木解 (獬) 宋佑 (朱佑)	斗木獬 朱祐	朱佑	杜茂
9	牛金牛 蔡尊 (祭遵)	牛金牛 祭遵	祭遵	寇恂
10	女土蝠 (蝠) 景丹	女土蝠 景丹	景丹	傅俊
11	虛日鼠 蓋延	虛日鼠 蓋延	蓋延	岑彭
12	危月燕 堅潭 (鐔)	危月燕 堅潭	銚期	堅鐔

95. 此四書登載二十八宿外，又有四斗瞻星（指東、南、西、北四斗星），甚至又八星，分別作 A、B 標號表示。詳見《宋元戲曲文物與民俗》。

96. 雲台功臣次序，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以致後人重刊遂誤（最早由薛季宣指出）。《東漢演義評》，按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筆者依照原次序錄之。

97. 《後漢書》已受重刊影響，雖從單行排列，然次序跳躍錯置，是與他本差異較大，如表所呈。

登載書目 功臣之次	《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	《兩漢開國 中興傳誌》	《東漢演 義評》 ⁹⁶	《後漢書》 ⁹⁷
13	室火豬 耿純	室火豬 耿純	耿純	馮異
14	壁(壁)水瑜(瑜) 臧(臧) 宮	壁水玃 臧宮	臧宮	王霸
15	奎木狼 馬武	奎木狼 馬武	馬武	朱佑
16	婁金狗 劉隆	婁金狗 劉隆	劉隆	任光
17	胃土雉 馬成(成)	胃土鷄 馬成	馬成	祭遵
18	昴日雞 王良(梁)	昴日雉 王梁	王梁	李忠
19	畢月烏 陳俊	畢月烏 陳后	陳俊	景丹
20	觜火猴 傅(傅)俊	觜火象 傅俊	杜茂	萬修
21	參水猿 杜茂	參水猿 杜茂	傅俊	蓋延
22	井木犴 鈞期	井水牛 鈞期	堅鐔	邳彤
23	鬼金羊 王霸	鬼金牛 王霸	王霸	鈞期
24	柳土獐 任光	柳土獐 任光	任光	劉植
25	星日馬 李忠	星日馬 李忠	李忠	耿純
26	張月鹿 萬修	張月鹿 萬修	萬修	王常
27	翼火蛇 邳全(彤)	翊火蛇 邳全	邳彤	臧宮
28	軫水蚓 劉植	軫水蚓 劉植	劉植	李通
29 (A-1)	東斗星 王常	東斗星 王常	王常	馬武

DOI:10.7020/JTCT.202312_(29).0005

登載書目 功臣之次	《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	《兩漢開國中興傳誌》	《東漢演義評》 ⁹⁶	《後漢書》 ⁹⁷
30 (A-2)	西斗星 寶蝠 (寶融)	西斗星 寶融	李通	寶融
31 (A-3)	南斗星 李通	北斗星 卓茂	寶融	劉隆
32 (A-4)	北斗星 車 (卓) 茂	南斗星 李通	卓茂	卓茂
33 (B-1)	武曲星 馬援	武曲星 馬援		
34 (B-2)	廉貞星 鄧辰 (晨)	廉貞星 鄭長		
35 (B-3)	計都星 蘇成	計都星 蘇成		
36 (B-4)	羅睺星 紀肇	羅候星 紀敞		
37 (B-5)	破軍星 邳鄆 (邳惲)	破軍星 邳惲		
38 (B-6)	祿存星 李班	左輔星 劉續		
39 (B-7)	左輔星 劉演 (續)	右弼星 劉仲		
40 (B-8)	右弼星 劉仲 (章)	劉盆子		

徵引文獻

(一) 古籍

1.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2.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
3. 〔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新陸書局，1964年1月。
4. 〔元〕施耐庵、〔明〕羅貫中著，李泉、張永鑫校注：《水滸全傳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10月。
5. 〔明〕黃化字：《兩漢開國中興傳誌》，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第二輯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6. 〔明〕甄偉、謝詔編著：《東西漢演義》，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7月。
7. 〔明〕澹圃主人編次，清修居士參訂：《大唐秦王詞話》，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8. 〔清〕清遠道人：《東漢演義評》，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第十四輯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9. 〔清〕鴛湖漁叟校訂：《說唐演義》，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2月。

(二) 近人論著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叢刊編輯小組編：《俗文學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5月。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
3. 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顧曲指南）》，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6月。
4. 王大錯述考，鈍根編次，燧初校訂：《戲考（顧曲指南三十集）》，上海：中華圖書館，1915年至1920年。
5. 王安祈：〈「星宿謫凡、本命顯形」在京劇的意義與位置——以薛仁貴、薛平貴、趙匡胤、楊家將等名劇為主要觀察〉，《戲劇研究》2017年第19期，2017年1月。
6. 王毅、范新陽：〈《西遊記》「東方七宿」星宿異名詞考釋〉，《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2018年6月。
7. 王顥瑞：〈《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二十八星宿若干問題初探〉，《有鳳初鳴年刊》2010年第6期，2010年10月。
8.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編纂：《京劇傳統劇本匯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年10月。
9. 江曉原：《中國星占學類型分析》，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3月。
10. 佚名：《三國志平話》，收入鍾兆華著，《元刊全相平話五種校注》，四川：巴蜀書社，1990年2月。
11. 於敏：〈傳統戲曲臉譜中二十八星宿圖形探析〉，《文化產業》2020年第36期，2020年12月。
12. 班大為著，徐鳳先譯：《中國上古史實揭秘——天文考古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
13. 馬玢：〈星宿齊聚 紫微歸天——淺議譚元壽版《太廟》〉，《中國京劇》2018年第9期，2018年9月。
14. 崔朝慶：《中國人之宇宙觀》，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8月。

15. 張伯謹：《國劇大成》，臺北：中華書局，1969年12月。
16. 聆音館主：《戲典》，臺北：第一文化社，1976年2月。
17. 郭芷彤：〈《水滸傳》中的星占話語〉，《水滸爭鳴》（第十八輯），2020年7月。
18. 陳久金：《中國星座神話》，臺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6月。
19. 陶君起：《京劇劇目初探》，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8月。
20. 傅學斌：〈漫談《偶虹室秘藏臉譜》中的二十八星宿〉，《中國京劇》2004年第5期，2004年5月。
21. 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1月。
22. 馮時：《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修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1月。
23. 楊威：《紹熙古澤（一）·太行山賦》，百度百科 <https://reurl.cc/pMlv11>，檢索日期 2022年9月25日。
24. 賈學鴻：〈《詩經》政治批判詩對先秦星象觀的吸納與解構——試析《小雅·大東》的星象描寫〉，《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2018年1月。
25. 廖奔：《宋元戲曲文物與民俗》，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年。
26. 趙伯陶：〈一個多甲子的念想——從連闊如先生說《東漢》的草橋關談起〉，騰訊內容開放平台 <https://reurl.cc/XVrxn3>，檢索日期 2022年9月24日。
27. 劉文英：《星占與夢占》，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年12月。
28. 劉俊男：〈上古星宿與地域對應之科學性考釋〉，《農業考古》2008年第1期，2008年2月。
29. 劉韶軍：《神秘的星象》，臺北：書泉出版社，1994年1月。
30. 蔡東藩：《後漢演義》，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5月。
31. 戴偉華：〈《離騷》「女嬃」為女星宿名的文化詮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2015年1月。
32. 韓林：〈《鏡花緣》中武則天星象「心月狐」小考〉，《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2014年3月。

DOI:10.7020/JTCT.202312_(29).0005

33. 顏培元：《命理神煞開班秘笈》，苗栗：慧明命名命理研究所，2002年6月。
34. 魏琪：《天上·人間》，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